

梅汝恺新时期小说创作论

李 军

(盐城工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苏盐城 224051)

摘要:盐阜籍著名老作家梅汝恺在历经反右、文革磨难而重返文坛后,于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小说多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在刻画鲜明人物形象的同时,多展示出人物的崇高美,给读者以精神的鼓舞,在艺术结构方面也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创新尝试。

关键词:梅汝恺;新时期;小说;创作;评论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0)04-0007-05

梅汝恺,1929年出生,江苏阜宁人,中国当代颇有影响的著名作家、翻译家。

作家自1951年以长篇报告文学《我在清水塘》叩开文学之门起,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与曲折的人生和文学之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因和方之、高晓声、陆文夫等文学青年一起组成“探求者”文学社团,要做人生与文学的探求者,很快就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先后相继被打成右派,文坛上从此暗哑了这一群人的歌声^[1]。直到1979年,作家才得以重返文坛,虽饱经沧桑、历尽磨难,但这匹灰色老马仍不失奋蹄千里的雄心壮志。短短五、六年时间,他就整理翻译出版了波兰著名作家显克微支的长篇系列小说《火与剑》等计六、七百万字的恢弘巨著,1984年波兰政府曾因此而授予其波兰人民共和国文化艺术金质奖章。与此同时,他相继推出长篇小说《青青羊河草》(花城出版社,1986年出版)、《女花剑传奇》(花城出版社,1986年出版)、《哀感扬州罗曼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中篇小说集《晴雨黄山寄情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其中有《晴雨黄山寄情录》、《真理与祖国》、《金友,翠香合传》三部中篇小说,以及颇获好评的若干短篇小说等,显示出老作家过人的艺术才华与丰硕的创作成果。其在历尽艰难困苦的奋进中,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一、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

每个作家都有其个人擅长的艺术领地。作家只有反映和表现其熟悉的生活,才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地创作出既使自己满意又令世人瞩目的优秀作品来。

梅汝恺的小说创作多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并对其加以热情的讴歌和赞美。从《我在清水塘》中的农村女教师开始,知识分子就成了他创作中主要表现和塑造的艺术形象,从此也就确定了梅汝恺小说创作的题材取向,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坚持和延续了这一特点。在他的笔下,有《青青羊河草》中的医生武志雄;有《女花剑传奇》中的体专毕业生、击剑教练王志国,以及为国争光的计菊杰;有《哀感扬州罗曼史》的军校毕业生、飞行员林继业;有《晴雨黄山寄情录》中的作家老王、编辑老龚、记者小李及年青的大学毕业生郁蕙;有《真理与祖国》中的人口学者乐美琪、冯自文以及“红色棍棒”的刘必智,等等。这些知识分子对真理与科学的执著追求的精神、意志及其悲剧命运深深地震撼着每一位读者,给人们留下难忘而深刻的印象。

作家为何选择以中国知识分子为自己探索人生、表现人生的主要对象呢?这是因为:首先,作家有其生活底蕴的优势。他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中

收稿日期:2010-09-09

作者简介:李军(1952-),男,江苏滨海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

的一员,曾当过记者、编辑、作家,因此他了解他们的生活就像是熟悉自己的手足,他不仅了解他们生活中的音容笑貌、悲喜哀乐、所作所为,甚至连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心理活动也都很熟悉。

其次,作家有着和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的不幸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这是最主要的。正如作家所说:“文国刚的生活经历,我是一点都不感到寂寞的,他那一切曲折、辛酸,乃至苦难,我都能做到身同感受,因为我自己就曾经受过这类似的一切,而他的奋争,也和我自己在逆境中的奋争酷似。”^[2]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多以知识分子作为其作品的主人公。也正因为此,作家自我常与小说中的主人公融为一体,形成其表现和塑造人物常带有的“自叙传”的浓重色彩,我们可以从他笔下的作家老王、编辑老龚、记者小李等人身上看到作家本人的影子,从乐美琪、文志国身上看到作家对祖国的强烈挚爱、对真理追求“九死而不悔”的执着精神。为什么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都那么栩栩如生、催人泪下,又有着使人感动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呢?这是因为作家的真情实感在作品中自然流露的结果。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所遭受的历史磨难,作家思之念之、寤寐难忘的,难怪一写到他们,作家的笔就显得格外灵动,情感也就格外充沛。

再次,知识分子问题向来与中国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可谓是最艰难、太坎坷,也太充满悲剧意味了。因此反映和表现这些人类的精华在反右、文革中所遭受的不幸,就能充分反映出整个中国人民所经受的磨难、挫折与艰辛,作家也正是从这一特殊的取材视角来表现国家、民族所走过坎坷曲折的道路的。一个作家要写出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深刻的历史内容,能够概括出一个时代特征的优秀作品,不但需要作家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而且需要他对自己熟知的生活作出艺术的概括和形象的反映,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时代历史的一面“镜子”,而中国知识分子这一题材群体为作家提供了一个探索人生、表现人生、反映时代特征的独特题材和视角。

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

人物,是小说的内核,也是创作的关键。每个作家都把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小说的极致来加以追求的。作品中的人物应该是具

有鲜明个性的“这一个”,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作为文学史画廊中的一个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独特艺术典型而存在。别林斯基认为,典型,应该是“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说人物性格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作家对许多同类人物思想性格的集中概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人民所了解、所熟悉的,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从而超越时间与空间。所谓“陌生”,是说这个熟悉的人物,其思想性格同时又是独特的奇异的唯一的,是其他同类人物所不具有的而又为人民群众所熟悉的一个新的艺术形象,也就是老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这样的艺术形象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我不认为梅汝恺在作品中已创造出不朽的艺术典型,但他笔下的人物多具有比较鲜明的人物个性,给读者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印象。

《真理与祖国》中的乐美琪,在两次面临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祖国深沉的挚爱,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令人景行仰止而顿生敬意。如果说她解放前夕,毅然割断对生父的眷恋情丝,投身革命洪流的举动多少还带有对革命前景、人生理想、真挚爱情的憧憬与追求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些狂热和“罗曼蒂克”的话,那么她在历经遭怀疑、受审查、挨批斗等一系列打击、折磨之后,再次选择与生死系之的祖国永在一起的举动,体现了对祖国“九死而不悔”的一往深情,其精神境界多么崇高,胸怀是多么宽广,从而也表现出人物的鲜明个性特征。

《金友翠香合传》中的牛官金友、山村女子翠香在表现出其自身鲜明艺术个性特征的同时,又表现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人物性格的多样性,显示出别一番情趣和魅力。牛官金友是那么忠厚、那么善良,却又是那么憨厚、那么愚笨,看到他,你就会想到雨果笔下的卡西摩多这个人物。这个老实巴脚的山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从别人那里得到过什么,但为了别人自己吃再多的苦也心甘情愿。为了送还一支人家弃之不用的脱毛牙刷,不惜走几十里山路,经过几番曲折,才终于把一把旧牙刷送到原主人手中,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终于放下来,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喜悦与轻松,甚至连一天来的疲劳饥饿此时也由此而烟消云散了。为了让翠香妮子高兴,他心甘情愿地充当“人驴”,让翠香骑在自己肩膀上赶几十里山路去逛庙会;他虽然对翠香有着刻骨铭心的相思、爱慕之情,当听到翠香要出嫁时,心中虽也不免痛苦,

但为了不让翠香难过,表面上仍装得若无其事;为了翠香婚姻的幸福,他宁可躲在翠香的洞房窗下独自抚慰自己滴血的伤口,当听到翠香的哭声,则痛苦得仿佛是针扎在自己心上;为了让守寡的翠香母子三人得以活命,他暗地里将自己赖以度日的半袋子山芋悄悄送到她门口……就这样普普通通的几件生活小事,却表现出金友质朴善良的本性和赤诚无私的品德。也正是此,使得金友的人物形象丰满而逼真。

翠香与金友相比,则显得泼辣大胆。她小时候就喜欢撒娇,想方设法支配金友为她做这做那,她曾骑在金友肩上去逛庙会,要求金友去买山楂果给自己吃,有意逼金友去采摘野花戴在自己头上,长大了还要金友给她当马骑……如果说以前还是“青梅竹马”式的两小无猜的话,那么成人后这样的举动就无疑是对意中人的明白而直率的挑逗了。她后来不幸成了寡妇,在开河工地上与金友邂逅时,便主动约会,向金友倾诉衷肠,还让金友欣赏自己梳长发时的姿态……然而面对生活的重压,她最后不得不拖儿带女远嫁他方,毅然地与自己心爱的人挥泪而别,演了一出爱情婚姻的悲剧。翠香敢作敢为,大胆泼辣,从不掩饰自己,与金友的性格、形象构成鲜明的对比,互相烘托,相映成趣。

梅作品中,不仅其主人公都具有鲜明的人物个性特征,就连一些次要人物也都形象鲜明。如《女花剑传奇》中思想敏锐、举止豪爽、敢说敢为、爱恨分明的周洁,他曾默默地爱上计静宜,当他得知文志国也正爱着她时,为成全好朋友的婚姻,便在自己的爱情之路上由主动进攻转为自觉撤退,把痛苦悄悄地留给自己。还有宁可牺牲自己美好爱情和灿烂青春年华为惨重代价的“大姐”,时时刻刻都以政治标准去严格要求自己,检查、反省自己,也处处以“思想认识”去要求别人,完全成了“政治”的传声筒与代言人,更成了没有七情六欲的“石头人”。前者让人崇敬,后者让人鄙视。《真理与祖国》中的冷若冰霜、不苟言笑的花玉音,吝啬自私的韩六爷,多嘴饶舌的王小扇,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并以其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给读者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三、展示人物的崇高美

梅汝恺的小说创作,常在批判的锋芒中,在对人物历史命运的展示中,注入崇高的精神力量。

在严峻的生活画面上,既有追忆和思考的苦汁之浸润,更有不灭的理想信念之光照耀,使其作品鲜明地区别于当时颇为流行的批判现实主义。在他笔下,人物的命运可以说是不幸的,人物的精神世界却是昂扬的、崇高的。生活的艰辛并未磨灭广大知识分子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命运的不幸并未摧毁和改变其对真理与科学的执著追求,这形成梅汝恺小说创作特有的昂扬格调。

进入新时期,反右斗争、“文革”浩劫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痛史”,在众多作家纷纷以各自不同的笔墨给予真切反映的时候,梅以其惨遭磨难的丰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为基础,以对新中国历史命运的深入思考为指南,有意识地通过众多知识分子不同命运,深刻地反映和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他把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倾注在他笔下那些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从而才那样地关注着知识分子的遭际和命运。

十年动乱,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沉重的一页。在梅描绘的现实主义历史里,这一时期的作品所占的篇幅最多。从作家以浓重、厚实的笔触写成的血泪章节里,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像文志国、林继业、乐美琪、冯自文一样的知识分子遭践踏、受迫害、被蹂躏、挨摧残的不幸遭际与命运。王蒙说:“只有熟悉历史的人,才能熟悉当今。所谓一个作家写现实题材,其实是离不开他对于现实的历史经验、历史思考、历史感受的沉淀。历史感差不多是衡量现实生活题材作品深度的一把重要的尺子。”^[3]梅汝恺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都令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人物悲剧感。不管是文志国、林继业,还是武志雄、乐美琪,他们的一切行动、遭遇和结果,都是他们各自的一部命运史。正是这种强烈的命运感吸引着读者,使其既欲罢不能,又为之扼腕慨叹。作家不仅写出一个个人物的命运,还写出了那个时代与社会的历史,从而凝聚成作品厚重的历史感。

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而且也看到了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生于忧患仍希冀报国图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这是作家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对当年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对祖国命运初步沉思的结果,通过众多屡遭非人待遇或被政治高压扭曲变形的人物形象,揭露控诉了左倾路线对知识分子造成的严重摧残,同时塑造

出一批既可悲可叹又可歌可泣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人都是清廉正直、学有专长,执著事业却在当时报国无门的悲剧性人物。为了祖国的文化科学事业,他们舍弃了很多,一腔热血要为人民和事业而洒,但在那昏暗的年代里,他们不被理解,不受重用。视事业为生命,却被剥夺了干事业的权利;对人的价值有最真切的理解,却得不到最起码的人的尊严,心惊胆颤,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回荡在作品中的高昂爱国主义旋律,所表现的知识分子对祖国对事业的一腔痴情,不仅使作品有悲,更有壮,使人油然而生敬意。武志雄未因迫害而放弃对血吸虫病的研究,最终取得重大的突破性科研成果,为老区人民解除了多年来因吸虫病所带来的巨大痛苦。文志国虽深受冤屈和打击,但一天也不曾放松对击剑的训练和钻研,终于培养出“天下第一剑”的计菊杰,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对祖国和事业的忠诚,对科学和真理的不懈追求,成为他们坚定不移、始终不渝的信念。作家一方面深刻揭示极左路线思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与摧残,另一方面又着力展示这些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境界,既充分肯定他们光辉的前天和昨天,又寄希望于他们的现在和未来。这样就使得理想主义的光芒,或从人物处于逆境的强烈抗衡中迸射,或从人物在历经不幸的执著追求中闪耀,或从人物在初获生机后作更高目标的登攀中升腾,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热力,看到理想的闪光,这一切都渗透着作家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追求。

四、在结构艺术上的探索和发展

作家重返文坛,已届中年,此时生活和文学正面临着剧变,作家亟须重新寻找自己,他既在勤奋耕耘,也在努力探索,因此其小说艺术结构形式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创新之中。作家本来一直喜用单一的纵线结构方式。在《真理与祖国》中,主要以乐美琪思想发展、性格成长的脉络,通过对人物“四个阶段”、“两度闪光”加以浓墨重彩的具体形象描绘。虽然这种描绘也呈现逐步趋向纵深的趋势,但多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一脉相承与简单连接,虽也有一些闪光的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却难免显得内容上的薄弱,更使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受到了线索与情节单一的严格制约。如把乐美琪只是安排在与刘必智这样人物的反复较量与斗争的过程中进行表现,缺少一种面的横向拓展,不免削弱了这场冲突与斗争的思想力度与深度,因

而未能在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氛围下展现这首先应是时代的悲剧,然后才是个人命运的悲剧。之所以如此,正是受到其小说结构单一线索的局限与制约。

在《青青羊花草》中,作家虽然仍沿用这样一种纵线结构方式,但在面的展开上亦有较大的发展和变化。武志雄要为老区人民解除血吸虫病带来的巨大痛苦,他遇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困难和斗争:与血吸虫病的斗争;与钟队长在工作方针上的碰撞;与戴时生在工作态度上的交锋;与个别落后群众的摩擦;更有自己在心灵深处的感恩图报思想与对人民、工作极端负责的矛盾与苦恼。正是在多方面的冲突与碰撞中,才显示出人物的赤诚、干练与才华,使得人物形象血肉丰满起来,更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内涵的深刻性与丰富性,增强了作品的时代感与历史感。

《女花剑传奇》采用以文志国对击剑事业的执著追求及充满艰辛曲折的人生历程,与计菊杰在击剑道路上的进步、成长、成熟的过程交叉并进的方式,组成作品的双线结构形式。再加上作者大量运用时空交错的叙事方式,打破了单一纵线式结构的封闭状况,作品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增强了艺术结构的张力。这样就使计菊杰、文志国和他的老师几代人对击剑事业的执著追求、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之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上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还把人物放在国内、国际剑坛的大舞台上和环境背景下来表现,也就把个人和民族、祖国的命运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再加上南京郊区秀丽明媚的江南风光,古扬州城的都市风貌,情趣迥异的古罗马角斗场,莱茵河畔的山野景色等巧妙而有机地融为一体,不但使作品的场景更为广阔,而且使作品的思想内涵也丰厚、深广得多。

长篇新作《哀感扬州罗曼史》,在小说的艺术结构上又作了新的探索和尝试。他精心设计了三条平行而又交叉的行文线索:老一代的爱情生活,青年一代的爱情生活,还有劳改农场的特殊生活。三条线索既齐头并进,又不时互相纠缠在一起,使反映和表现的社会生活的涵盖面非常广阔,内涵也就随之大大丰富和加深了。在叙述方式上,作者以历史的发展进程作为作品的外在结构,其中容纳了三十多年政治生活的风风雨雨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物活动提供了广阔的时代历史

背景。另以男女主人公各自的情感冲突和思想交锋为作品的内在结构,使读者循着历史时空走进人物的心理时空,构成作品历史时空与心理时空对应的新颖结构方式。

《情雨黄山寄情录》的结构方式颇为独特别致,应该是最能体现作家对结构方式进行探索与尝试的成功篇章。初看上去似乎小说只是以黄山游览为单一线索来贯穿全篇,近似于散文常用的“移步换景”的,实际上作家采用的是薄加丘《十日谈》的框架式立体组合结构方式。作家老王、编辑老龚、记者小李及年青的大学毕业毕业生郁蕙等人,在游览黄山的途中邂逅,因志趣相投便自发地组成一个旅游团队,他们不仅在游览过程中互相帮助,而且还约定在晚上休息时,大家轮流讲一个自己熟悉的故事,以打发夜晚难耐的寂寞与无聊。就这样,作者将其所讲的七个各自独立的爱情、婚姻故事,巧妙地安排在其游览黄山的优美环境与

背景之下,又因讲述者各自不同的身份、性别、年龄、性格特征,以及阅历、修养、文化、气质的差异,从而产生了相互间思想与言谈的摩擦、碰撞和交锋,而不时冒出思想火花的旅游者之间诸多有趣的故事。讲述者所讲述的故事以及发生在讲故事者之间的故事,这两者在作者的精心调度下有机地巧妙地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使得通篇形成了一种“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框架立体组合式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小说的艺术功能,使作品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构筑出宏大的艺术空间,丰富和充实了作品的思想内容,显示出作家不凡的功力与技艺。

历经风霜苦,老树著新花。梅汝恺这位当年的求索者,在他重返文坛以后,仍然在艺术的道路上进行着积极探索与创新尝试,并取得了如此丰硕的创作成果,真可谓艺术之树常青,令人敬佩。

参考文献:

- [1] 费振中,王干. 探求者之踪——梅汝恺小说创作评述[J]. 文学评论,1988(2):99-103.
- [2] 梅汝恺. 女花剑传奇·创作谈[M]. 昆明:花城出版社,1986:402.
- [3] 王蒙. 关于生活反映、反应与呼唤[N]. 光明日报,1984-05-03(3).

A Review on MEI Ru - kai's Novel Creation in the New Period

Li Jun

(The Editorial Office,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The famous old author MEI Ru - kai, whose native place is Yancheng, suffered from the anti - rightist movement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returned to literary world. He has made great creations in writing novels in the new period. His novels mainly described intellectuals. While depicting distinctive characters and showing character's lofty beauty, giving the reader a spirit inspiring, he also tried to give the bold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an art structure.

Keywords: MEI Ru - kai; new period; novel; creation; review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丁 一)